黃報

社址北京宣外大街

◀本報每日一大張▶

▲第二百五十一號▲

○電話局南一百七十號○

◀本報價目◀

自取	零售	全年	半年	每月	全年	半年	每月
△本京	每份	大洋二元	大洋一元	大洋二元	△外埠	大洋三元	△郵費
三角	五分	二元	一元	五角	三元	二元	一元

（例刊白告報本）

第一字三行一百字每行二十字每行二十字每行一日一日四日六日上列均以一位加倍按字數計算所有木號商標等以洋價每月每日每日每日

命令

大總統令

據國務總理署教育總長周自齊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凌霨署財政總長董康陸軍總長鮑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農商總長齊耀珊署交通總長高恩洪等呈請辭職周自齊顏惠慶高凌霨董康鮑貴卿李鼎新王寵惠齊耀珊高恩洪均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特任顏惠慶署國務總理此令

特任顏惠慶暫行兼署外交總長譚延闓署內務總長董康署財政總長吳佩孚署陸軍總長李鼎新署海軍總長王寵惠署司法總長黃炎培署教育總長張國淦署農商總長高恩洪署交通總長此令

譚延闓未到任以前特任張國淦兼代內務總長此令

黃炎培未到任以前特任高恩洪兼代教育總長此令

中外要聞

時局近聞記

▲顏駿人言之有理

▲大觀園中之絕妙言詞

▲閣員分配精神之大變遷

▲陸由政黨意味而改爲超然

▲二菴二菴你又來了麼

▲國中乃有此種議員

黃陂就職後開張宏發之第一道組閣命令。即因顏駿人之讓再讓三。大生波折。至前晚三鐘始正式發表。當張王諸公奔走斡旋之際。黃陂坐待蓋印。至晚一鐘猶未安寢。與左右相對。頗發感慨。謂國事眞不易辦、余於組閣、並無成見。即以總理人選而論。余所知可以勝任之人物。亦頗不少。今皆舍而不用。特選素無關係者。以示一秉大公之意。不知乃亦困難若此也。以記者所聞、黃陂之特令顏氏組閣。並非事前一無接洽也。蓋當吳景濂提議張敬輿組閣之際。議會中之非吳景濂一派者、大爲反對。以爲張敬輿雖無黨派關係。然既由吳景濂一人提出。則不啻即爲吳景濂一派之政黨內閣矣。黃陂見此情形。若用與議會有關係之人組閣。難免不引起黨爭。反爲不妥。於是乃以趨重統一爲由。囑意於伍秩庸氏。惟伍氏在事實上不能即行北來。而過渡內閣、則選諸外交派之超然人物。方發動此議之始。頗有主張用顧維鈞者。而黃陂則以與顧氏未曾見面、不知其性情如何。顏氏則近以王聘之介紹。頗與黃陂接近。故遂舍顧而用顏也。惟黃陂之用顏氏、本意祇在用之爲過渡內閣。方與顏氏接洽之先。固未嘗申明祇用爲過渡也。故顏氏一見組閣命令上有伍氏一段、即冷了半截。大翻其腔。雖經黃陂左右堅執其手、強之副署。林氏亦絕力抵抗。抽身便走。直至刪除伍氏一段。勞動張王諸公周旋半晚。始肯劃諾。實則顏氏之如此爭持。亦並非定欲爭得總理二字。以爲他日牌扁上之榮耀也。其對人所談之原因。亦頗近理。顏氏蓋以爲一經担任總理即須負責。若用代理之名。則一切呼喚不靈。一事不能進行。前此代理總理之時。既已大感痛苦。故今後再不吃此暗虧也。自顏氏前晚一鐘副署命令以後。總理問題告一段落。至昨日早晨。則即進而用全力於各部總長之分配。閣員中較爲重要之財交兩部。早經吳大將軍特爲董高兩位預定包廂。祇有其他各部有商量之餘地。昨早八鐘。顏氏即開一單與黃陂商量。所邀角色。尙含有敷衍議會黨派之意。擬孫伯蘭任內務。所以聯絡小孫派也。擬林長民任農商。所以聯絡研究系也。擬張耀曾任教育。所以聯絡政學系也。至晚間則閣員分配之精神。則忽然由聯絡政黨。頓改爲純用用超然。此中陡然改變之原因。則實自各派之反對林長民始。自上午林氏入閣之消息傳出於外。即有政黨中人。請謁黃陂。謂林氏爲毀法之造意者。且前此曾舍黃陂而就河間。不可以入閣。黃陂顧之。乃告之顏氏。囑其謝絕林氏。而顏氏則於開單之先。業已向林氏徵由同意。不便啓齒。乃商之張乾若。請其設法代達。蓋以張與林素有交誼也。於是張遂請林至東廠絮宅。顏亦預焉。張乃謂林曰。組閣問題。極爲紛擾。吾輩進退。似不可不加審愼也。公意果何如者。林聞張言。略加思索。乃徐徐答之云。吾意與公同進退耳。公果肯入。則吾亦俱入。公不入。則吾亦不入矣。張氏乃曰。吾已決定不入矣。林方欲有言。顏氏乃急起謂之云。吾意兩公。必須有一人帮忙方好。若宗孟不肯相助。則務必請乾若助我。若兩公均不肯幹。則我亦將不幹矣。張氏唯唯。林氏默默。遂各分散。三人一場問答之間。而林宗孟之入閣問題。遂於茲告一段落矣。三公之言語。均可謂妙絕一時。此在大觀園中。均堪與王熙鳳林黛玉作配。決非史湘雲所得比擬也。林氏既因反對派之攻擊而失敗於是又有進言於黃陂者曰、林與研究系有嫌。林去而用張耀曾孫伯蘭。則研究系必不滿。不如屏政黨與味之人。一個不用。以免發生黨爭之爲善。黃陂亦頷之。於是而向之內務擬爲孫伯蘭者。改爲譚延闓。向之教育擬爲張耀曾者。改爲黃培炎。過渡內閣中。遂無一有議會色彩之人物矣。譚組菴雖爲西南派、素與黃陂甚善。大致可望北來。此外各閣員。則均曾收得同意。再無問題。惟吳子玉之陸軍總長是否肯就。殊屬一疑問。惟黃陂則冀其相助裁兵。望之頗切。業有電徵其同意。聞吳氏雖未明諾就閣員之職。然已有允於一二日來京之說。果肯來京。則或能就職、亦未可知也。

黃陂素極虛心聽言、故左右最爲重要。昔年黃陂與段派督軍作敵。及其左右政客諸君實主之。雖近操切。然持義則固不可謂之不正。今者時勢變遷。昔日之段派。都歸烏有。以長久成敗言之。黃陂實未失敗也。而昔日之主持操切者。以閱歷經驗之故。其行經已大非昔比。蓋所謂百練之鋼化爲繞指柔者是也。世人不知內容者。動則謂黃陂此次出台。則昔日主張操切之哈漢章金永炎諸人。必將以操切再誤黃陂矣。不知今日形勢。乃大非昔此從前哈金諸子。均已化爲溫和派。而今日黃陂左右之操切派。實非哈金。而爲昔日以圓滑著稱之陳二庵。斯亦異事也。此次黃陂出台。極力阻止。論調極高者。實爲陳二庵主之。哈初主平和。勸黎出山、爲陳二菴所排。乃大碰釘子。及金永炎由南到津。勸黃陂不可誤於操切之言。黃陂出山之意始決。不然則大局將至今日尙不得解決也。近日保定方面。對於陳二菴。極爲不滿。聞前日陳有函致吳子玉。吳在陳函面批數語云。（二庵二庵。你又來了麼。你誤了袁項城。又要來誤黎黃陂麼）。觀此數語。可想對陳感情之一班矣。

新新議員。日前佔據議會房屋。不肯移交。爲警察所逐。已大傷體面。乃昨日又復往謁黃陂。要求保障下次議員資格。致被拒絕。不知此於法律上如何說得過去。今日祇有採用一會之問題、決無混合二會之餘地。乃新新議員不知在根本上說話。乃欲如謀充差使之人。以爲下屆飯盌地步。國中有此議員。吾爲國民羞矣。

顏內閣發表之經過

▲顏駿人愛逛萬壽山

▲孫洪伊缺憾仍難補

▲林宗孟要制憲法

▲林步頤祿位高陞

顏惠慶暫理國務總理。已成事實。全體閣員之命令。亦於昨晚夜深發表。（詳見另條）茲將其經過情形。報告如次。善讀者不難從此窺見政局之內幕焉。

黃陂決定復職時。胸中之內閣組織。本即擬定顏駿人故田因年老多病決辭不幹。顏總理遂主張以孫洪伊擔任內務。伸北洋補六年免職缺憾。且精此可爲聯絡西南之計。顏總理前日赴滬。開已與孫氏有所接洽。俟命令發表後。擬再由馮鵬銘。王家襄二氏。以友誼關係（負責疏通）孫氏當亦不難即日北上。最後因發覺某種困難情形。遂改任譚延闓。譚未到前。以張國淦代之。陸軍由吳佩孚巡閱使担任。以資屬行裁兵之監督。本早決定。海軍薩鎭冰不願幹。仍以李鼎新留任。司法決定爲王寵惠。而張耀曾則因別有借重。不便屈以閣員也。教育蔡元培張一麟。均不願幹。遂決定爲林長民。然林因有二種原因。（一）個人欲就議員職務。以覓其制憲事業。（二）因有黨派關係。不便單獨活動。決定不幹。晚間經總統總理再三派人疏通。林氏仍不表示同意。最後乃改任黃炎培。但黃來否。實無把握。高洪恩先生遂有兼之也。昨晚命令遲。其原因即因林氏一人。院秘書長張名振辭職。已由顏氏口頭批准。遂決定以鄒鼎林步隨升任。藉資熟手。黃陂復位第一次內閣。遂由此成立。然吾人細數各個閣員。搬來搬去。無非十八羅漢。平民總統。亦未見有何破格用人之特舉也。

議員來京之盛況

▲京津車站之擁擠

▲新媳式之花車

▲軍樂隊大助興

▲男女學生之搖旗歡迎

▲兩議長之懇切演說

▲新新議員被逐矣

王吳參衆兩院議長。於十一日下午六時後還返天津後。即晚通知各議員檢點一切。以十二日入京。無乎忙脚亂之弊。而天津各團體亦已派定到站歡送之人員及其次序。至昨日（十二日）上午九時餘。直隸省長及駐軍樂隊。及軍警數百人。與津埠各機關長官等。均先到老車站等候。各團體代表數百人。亦陸續步入月台。各議員旋亦陸續到站。車站月台。幾爲塡滿。王吳兩議長亦於九時四十五分到站。彼時軍樂大作。各團體代表乃將印就傳單。分送各議員。並表明對於國會之五大希望。（已見昨報）盼各議員務必做到。以副人民之希望。吳王兩議長及各議員約百人。將相將登預備之花車三輛。至十時整。汽笛一聲。車即開動。軍樂又大作。各團體代表均脫帽歡呼。長議及議員。亦脫帽答禮。車至中途。因署有窒礙。直下保定。二時五分。始抵東站。東站月臺。自下午一時頃。即有各校男女學生千餘人。鵠立等候。並持有大旗一面。上書「歡迎國會」四大字。而各軍警及機關軍樂隊。亦依次到站。旋有黎總統代表湯爾銘上將及。僑務局副總裁李欽到站。指揮使徐邦裁至大禮官黃開文等亦到。並有在京議員百餘人。國務員則以內務總長高凌霨爲代表。各界聯合會。京師總商會。以及各團體代表。亦聯袂而至。外交團方面亦有數十人。並有各團體各政黨代備之汽車馬車數十輛。均貼有「歡迎議員」之紅紙條。蹌蹌踉踉。爲數年來所未見。車停後。軍樂大作。各代表相將行近車傍。王吳兩議長及各議員。乃以次下車。男女學生及各代表。均帽脫致敬。大呼歡迎議員。王吳兩議長。及各議員。均一一答禮。王吳兩議長。並與總統代表同至車站一等候車室。爲五分鐘敘談。辰出站分乘汽車數十輛。於軍樂聲中出發。直指象坊橋衆議院而去。此入京時之盛形也。

王吳兩議長及各議員。由東站馳抵衆議院後。暫事休息。至下午四時。即召集各議員開談話會。計列席之參衆兩院議員一百九十六人。由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主席。備單發言曰。「今日開第一次談話會可以作爲國會移京開會之第一次紀念會。我輩今日仍得齊集一堂舉我輩同人。連年在南北奮鬪運動之結果。亦足證民國法統。無論受若何大影響。亦永遠無消滅之事。同人等責任之重大。亦可慨見等語。明日。（即今日（休息一天。後日）（即日）當再開談話會。商議正式開會日期。本日吳議長尙有意見發表。茲即請吳議長發表意見云。吳議長謂今日是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距非法解散之日。整整五年。諸君須知此日乃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非法解散之日。今日同人仍能在此開會。實我南北同人。一致奮鬪之成績。可見法統是不能摧殘。此實天經地義。誰不贊者。惟是今日並非歡喜之乃絕大的可悲可慘之紀念日。又布現八百同人。永矢勿忘。亦願全國國民。永矢勿忘。（鼓掌）同人經此兩次之日散、痛定思痛。故希望同人鬪後。宜以全力保持國會尊嚴。且以促成國憲爲同人惟一目的。（鼓掌）後署吳議長發言畢。王議長乃正式宣告。定十四日下午三時。仍在衆議院開談話會。商議正式開會日期。并不另發通知。希望諸位是日準期到院并約同今日未出席之同人。亦一齊到會。時已五時餘。乃宣告散會。查是日列席傍聽之來賓甚多。外人方面男女來賓。亦有數十人。聽國會解散後第一次之盛會也。又一消息。昨日國會方面又已接到上海方面議員來電、謂屆滬上之議員。准星期一內。由上海起程。乘車北上云。

新新議員。昨日（十二日）舉出代表八人。往東廠胡同謁黎電陂總統。要求其資格與權利。須有切實之保障。總統答謂諸君資格之存在與否。係法律問題。應究全靜聽國會解決。余實無保障權力云云。該代表等仍曉曉不休。請求總統有切實之答覆。總統謂新國會召集。爲徐總統任內之事。諸君欲求確實保障。請往與徐總統交涉云云。該代表等聞此情形。仍不知退。頗欲效秦庭七日之哭。當由王芝祥出面調停。擔任向王吳兩院議長。磋商切實辦法。議長王家襄。謂第一屆國會根據法律恢復。新新國會當然無存在之價值。焉能希望有下屆議員之資格。且法律所關。余私人亦有何權力爲之保障云云。該代表等聞之。乃咨然若喪。尙擬通電全國。爲最後之奮鬪云。其行可鄙。其志亦可憐矣。

衆議院接收問題。因新新議員盤據。不肯遷移。因此當局擬用武力驅逐。至前日（十一日）下午五時頃。由內務總長高凌霨氏。因與該新新議員蠻橫不化。實屬有礙國會之進行。因即發下手諭一道。傷接收之都員。嚴論辦理。手諭云「國會恢復。

政團團會。所有隨時住居一切之間雜人等。仰貫成秉輝院湯警衛長。一律於八時以前驅逐出院。此諭」。該手諭係用八行箋。由高氏親筆繕寫交下。當由秘書處將手諭抄送一份與秉誠院秘書長陸紹鄂。而前派接收之內。務部員某等。李亦聯秋赴院。當甲湯步。向新新議員五人。爲善意之勸告。並交出高氏手諭與之閱看。新新議員乃允待彼等派去謁見元首之八代表回院後。用行交代。湯氏亦即根據手諭。對於回院之代表。均以好言勸告。不准入院。新新議員均出惡聲。幾於用武。必要入院。後經警衛將院門關閉。彼等恨恨而去。旋湯警衛長亦赴內部報告高總長。聞機讀新新議員。乃求暫緩些時交代。惟未蒙見允。故均於前晚先後出境。但秘書廳因政府尚欠發經費三萬餘元。哀求先交欠發。然後接收。故當晚只將接待室先接收。其餘均俟今日（十三日）繼續接收云。

前晚七時第二屆參議員集二十餘人至西磚胡同黃廣私宅索欠薪金。相持至三小時餘。終不得解決。黃素不耐索債之不自由。不得已。遂呼警察。謂彼等擾亂我私人住宅。大有使警士干涉之意。秉急電中高凌霨求救。後由高致電董氏排解。至十一時始散。

吳子玉大請其客

▲電致西南三要人

黃陂就職。法統恢復。依次應解決者。即爲統一問題。吳佩孚特於眞日（十一）發出三通電文。分致西南護法首領孫中山。伍秩庸。李協和三先生。敦促來京。其商榷是。誌其原電如左。

▲致孫文電

廣東孫中山先生鑒。國以法立。無法則亂。憲者共和肇造。參議院首定協法。以立國民之基。公如法而退。天下趨之。項城爲法不準。遂啓內爭。黃陂繼任。海內庶乎定矣。不幸而有復辟之變。意氣憤興。再釀戰禍。公提攜南中豪俊。張護法之幟。法紀沦夷。理固然也。戊午之歲。集會滬津。公於其時。痛國步之艱難。概民生之塗炭。又以國會自由行使職權之言。宣示中外。以警分贓之代表。國人爭相告語。羣謂公之能見其大。蓋世名業。晚節宜慎。公之非常總統。固無以示天下。然猶曰國無正統。藉以相消。法固無據。意容可原。故忠告於東海征桂。即其北降。還日以來。北發之師。絡繹於韶關庾嶺之間。挾公之意。當不外此。佩孚束髮學書。服膺天下。爲公之義。不知一黨一派之私。須年戎馬。亂以濟亂。大慈不除。有志未逮。今者國是已明。山河再奠。國人於水深火熱之餘。僉欲恢復法統。以彌大亂。東海順輿情。毅然下野。業於本月二日。退隱澤沽。貫時復位。還轅首都。撤消前令。敦請舊會。護法數載。茲幾終局。爲先天下之憂而憂。敢就商榷。得仁而止。何倘一心。共圖救國。海內必仰卿勳。以昭大公。紛紛橫議。有似浮雲。佩孚不敏。謹當七縱七擒。以待我公之臨。言者謂爲將內憂外人之惑。外藉兇逆之援。以圖一逞。他事所聞。此固非區區所敢言也。惟善人能孚。愛言。以公明達。必有以受斯言矣。臨電神馳。佇候明教。吳佩孚叩眞

▲致伍廷芳電

廣東伍秩庸先生鑒。民國肇基。鴻謨法典。立法機關。兩遭解散。六年之變。公總揆樞。對解散之命。毅然拒署。維持法統。守正不屈。爲國家保紀綱。爲民族存正氣。凜凜大節。炳若日星。自迹以還。法統中絕。公與南中豪俊。張護法之幟。數年於茲矣。鞠躬盡瘁。懇苦備嘗。國人至茲。猶知以恢復法統爲解決時局之要關。公之賜也。乃者幾甸肅清。山河再造。東海下野。黃陂還都。六年舊會。翻然復止。護法之業。已告成功。此誠民物昭新。天下更始之時也。建設大業。仰賴高賢。國人望公久矣。惠然北來。共商國是。佩孚不敏。敬當鞭沐以待。倘急遽不克離粵。梯雲暫駐。代表發先行。本所全勝。南粵歸雲。佇候明教。吳佩孚叩眞（此電並由吳氏轉致各處。請其一致敦促矣。）

▲致李烈鈞電

廣東李協和先生鑒。別晉名久矣。國家多故。未能承教。公亦轉戰于川黔粵桂之間。護法旌旗。勞苦功高。名材而因於內爭。閒言引以爲私憾。滄海橫流之會。挽已倒之狂瀾。砥柱智無如之何。佩孚之合辛茹痛。公之歷刦不渝。蓋殊不同。居心行事。要可以公諸天下後世。海內擾攘。剿而復始乃。者東海下野。黃陂還都。六年舊會。關鍵復止。際國是清明之會。正賢豪共濟之期。公之仔肩。可以卸矣。國家者人民之公有。非一黨一系所得私。崇德明庸。常與共在。所望惠然北來。請覲元首。爲南北諸將樹之風聲。佩孚不敏。自問亦國公之知己。敬當恭迓台旌。一雪數年渴望之私。慷慨如公。豈有意乎。言者不察。謂公將終老於嶺澤。議紛紜。誠所弗信。大丈夫即不立功萬里之外。追蹤定遠。寰宇之間。亦何與非英雄建業之區。同屬民國。何以家爲。區區之過固有以知公之不出此。嶺雲在望。不盡依依。吳佩孚印。

日益危急之江西

▲粵軍已攻入吉安
▲陳督願交出飯盌
▲中央援助之辦法

據江西軍事確訊。五日前線粵軍乘勝攻擊。入吉安。陳光遠軍隊。用極猛烈之攻擊州失守。贛軍向吉安退却。

教職員又爲經費憂

△財交兩部不負責
△只好去求黎黃陂

國立八校經費。因新交總高恩洪推翻閣議。故致反對。並議決致國書告。派代表與財交兩部當局交涉。已誌本報。茲因代表交涉未有效果。乃於昨日下午一時。在前京畿道美術學校開聯席會議。意容可原。故忠告於東海征桂。即其北降。還日以來。北發之師。絡繹於韶關庾嶺之間。挾公之意。當不外此。佩孚束髮學書。服膺天下。爲公之義。不知一黨一派之私。須年戎馬。亂以濟亂。大慈不除。有志未逮。今者國是已明。山河再奠。國人於水深火熱之餘。僉欲恢復法統。以彌大亂。東海順輿情。毅然下野。業於本月二日。退隱澤沽。貫時復位。還轅首都。撤消前令。敦請舊會。護法數載。茲幾終局。爲先天下之憂而憂。敢就商榷。得仁而止。何倘一心。共圖救國。海內必仰卿勳。以昭大公。紛紛橫議。有似浮雲。佩孚不敏。謹當七縱七擒。以待我公之臨。言者謂爲將內憂外人之惑。外藉兇逆之援。以圖一逞。他事所聞。此固非區區所敢言也。惟善人能孚。愛言。以公明達。必有以受斯言矣。臨電神馳。佇候明教。吳佩孚叩眞

江蘇公民楊圻上黃陂書

大總統鈞鑒。叩別慈顏。忽忽三載矣。伏維起居萬福。式如忭頌。茲啓者。大難削平。法統復活。昔之謂爲理想者。今幸見諸事實矣。海內喁喁。方喜色相告。羣望鈞座。即日還京。以安大局。乃鈞座躊躇遲移。日復一日。大位久虛。人心惶惑。設使因此枝節橫生。誰負其責。其危險有不忍言不及料者。則鈞座原期以一身出而安大局者。而轉以一身不出而危大局矣。吳帥撥亂返正。不恤勞苦數年。流血千里。爭回法統。雙手奉還鈞座。非以尊重鈞座。蓋以尊重合法之總統也。今使合法者既出於相讓。則不合法者必起而相爭。一旦潰決何所不至。全國糜爛。不知胡底。將來推原禍始。實發原於今日。而造成於鈞座。所謂犧牲者安在。所謂法律者何存。不知而爲之。是不智也。知而爲之。是不義也。天下萬世。其謂鈞座何。民國十年以來。甫得一度如今日之望治機會。謹得此一二大公無誤之英雄。乃成之於軍閥之賢將者。覺敗之於守法之總統。不亦異乎。鈞座將何以對天下乎。若夫廢督裁兵一節。吳帥向所主張。從古由亂而治。無不以兵止兵。苟無吳帥。張雄除張勳。故軍閥之禍。非所論於曹吳兩公者也。恭讀鈞電。有令全國巡使督軍。待於都門之下之語。無論國無政府。將誰適從。即使全能解到而道路遼遠。一時何能畢集。其電且非吐嗟所辦。其何能旦夕奏功。毋亦執筆者務爲高論而已。況昨日兩帥已有贊成之復電。而鈞座迄無確實之行期。國家至大也。神器至重也。此何如事。此何如時。敝屣天下則可。犧牲天下則不可。必待已亂而救之。恐柴薪枯魚之肆矣。以鈞座之賢。當不至重一身而輕天下如此。意者其爲總理閒顯乎。敬與先生組閣之風說。或由議員之推舉。而非此間之默認。絕非事實。切勿誤會。鈞座若決計不出。則橫流坐觀。夫復何言。若猶有可商之地。而故爲己甚之言。詩何以慰天下衆望之望。與將帥推戴之殷乎。望鈞座即日入京。或暫時攝行總統。以待法律之解決。或假定還京日期。先安將亂之人心。大局幸甚。春秋責備賢者。翻多冒昧。倘乞原宥。專此肅陳。敬請鈞鑒。江蘇公民楊圻謹啓。（六月九日）。

四洮路最近之暗潮

四洮鐵路督辦馬龍潭。早請免職。由郭則泌繼任。而馬因欲辦理該路短期債欵。故延不交代。實得此中好處。頃因此項短期借欵。業由馬借同該路局長閻鐸。親赴大連。與商團及同商安。共借金照數扣除。本金尾數。則存借路局。此案借欵。除手數料外。當然尚有其他利益。外廠傳馬民辦理此事。定可東窗而去。但該路（四洮路）同人。正式極端否認。第其事之內幕。究竟如何。則無由而知也。茲錄路談通電之原文如左。

北京交通部北京順天時報北京日報北京益世報黃報星報北京晚報晨報京報晚報政府公報平民通信社各報館均鑒。前閱益世報載奉天鐵使辦四洮鐵路抵押借欵云云。同人深爲詫異。現在敝路仍歸我國管理。秩序如常。各事依舊。抵押之說。當係奸人造謠。希圖擾亂。誠恐遠方誤聽。特此聲明。請登入專電欄內。以明眞相。而釋羣疑。無任叩禱。四洮路局全體同人公叩。

奉直議和之形勢

△張勳乞和之四條
△保定對付之辦法

張作霖托某外人向曹吳兩使求和各情。已誌前報。茲聞張氏日前復派使往謁曹便。略謂此次奉直開戰之原因。實由徐世昌一人煽惑所致。若論奉直軍官。素知大義。向無宿讐之可言。現在徐氏既已驅逐。黎總統亦允來京。依法復職。此皆作霖素日所期望者。而今則一一實現。非我公之碩畫偉抱。又何克臻此。無任欽佩之至。現在奉軍已一律贊成。即日退出關外。以待後命。並請通飭前線。勿再窮追云。聞曹吳兩使。以奉軍所陳各節。尚屬實情。曾於日昨在保定召集軍事會議。并召前敵總司令王承斌。即日赴保。商議善後事宜。王氏接電後。已親赴保定。此次會議之內容。直軍方面擬以山海關爲根據地。駐屯重兵。已決定不向關外追擊。日內奉直兩軍。業已完全停戰。吳使因欲統一之故。對於奉軍議和一節。頗含寬容。查張氏此次曾托某方轉達曹氏。要求議和後之四項辦法。（一）與以相當之官職不測及既往。（二）個人私產不得沒收。（三）部位勳章請勿褫奪。（四）所轄軍隊。酌量調遣與新番軍。以上四項曹吳兩使能否照允。此時尚未確定。至保定方面對於關內外布防。以及肅清奉軍辦法。現已討論決定。大致爲一面進兵駐紮錦洲。盛視奉軍不得再有活動。一面電飭張作霖。令其省悟自卸兵柄投誠。如其至死不悟。則仍速令前方各軍開至奉天。俾便剷除巨患云云。

交大風潮愈大矣

△陸夢熊被迫辭職
△關廣驥恐又做夢
△京學生之緊急會議
△滬學生也表示拒絕

交大校長陸夢熊。以撤換交系餘孽胡鍾兩主任及奉政府命令解散董事會後。乃胡鍾兩孽。意圖死灰復燃。利用少數學生。從中搗亂。以致京校學生與滬校學生。鬧出種種風潮。陸氏於日昨辭職照准後。已應命關廣驥爲該校長。京校學生。聞驥之後。以關氏係交系嫡派。並帶有親日彩色其重。遂即招集同學。開臨時緊急會議。議決宜告懇課。以示反對。又聞滬校來京代表。及移京校之前。南洋鐵路管理附屬班。亦借詞關氏非由董事會選舉產生不法。并謂關氏係日本留學生。爲交系嫡派。並帶健份子。現亦一面對外宣言懇課。以示拒絕。又一面向學監處請假。藉觀風勢。以便隨風轉舵。收束一切。則也活該關氏倒霉。而將來亦不知鬧到若何程度也。茲將陸氏之原電錄下。（衛署）交通大學取銷董事會。政府方針。初非鄙意。校長依法就職。並無不合。乃因撤換一二主任。率勵學生。致多誤會。殊出意料之外。至反對方面。種種宣傳之詞。事實無根。向未置辯。洎自滬校懇課。八生入京觀察情形。除董事會聞超外。僅以夢熊爲集矢之的。夢熊愛護學校之心。更甚於愛己。祇求事有轉圜。不與人爭意氣。耿耿此心。天日可鑒。己於本日呈准辭去校長職務。即行交代。此後盼學生照常上課。大學前途。徐圖挽回。長勝幸甚。夢熊文。

貧病交加的洋車夫

△某慈善家之慷慨樂施

宣外三廟孔雀胡同四號住戶王子泉。一家四口。靠他拉車爲生。前日染病在家。無計生活。記者曾給他介紹各慈善家資助節。已誌日前本報。昨據王子泉來函。謂次日有一善慈家。給他大洋四元。以作醫藥等費。請本報代爲致謝。並云爲狀較前日稍減。但恢復原狀。尚須時日。生計未免仍是困苦。特此再誌報端。一面代伊致謝。一面仍請各慈善界酌爲救濟。以免王某全家大小。不致有斷炊之虞。則感戴無涯矣。

時事錄要

▲中國衛生會將在京開會

中國衛生會。現擬在北京定期開會。農部方面已派定專方駐代表蒞會云云。

▲全國警政會議開會期

內務部爲預備收回租地起見。曾擬定於四月內召集全國警政會議。嗣因發生戰事。各省未能到齊。故已改期。茲聞內務部以戰事已平。擬定於本月二十日召集開會。昨已電各省警務代表從速來京云。

▲張景惠並未出京

日前外間喧傳。張景惠被張作霖電召。已微服出京回奉。近聞張氏並未出京。緣張作霖對於上次戰敗。頗憤恨西路之將領張（景惠）鄒（芬）兩氏。正欲得而甘心大有置之死地之勢。故張氏無論如何。決不回奉。且亦不敢回奉。

▲公府之新派人物

公府重要職員已經發表者計兩人。一爲金永炎派爲軍事幕僚處處長。一爲胡仁初。派爲庶務處處長。其餘一切職員尚未確定云。

▲交通當局之舉不避親

高恩洪昨派其舅趙某。爲北本京電報局長兼直蒙監督。至電政司長徐中哲。則保其子世德。署司主事云。

▲修改稅則委員會之五金審查會

上海電訊。修改稅則委員會。業將貨物種類。劃分清楚。決定每一種類。開一審查會。關於五金類貨物。今日（十三）正式開會。計議一切云。

社會新聞

一場風流大公案

△曉報無底畫美人
△北大提出哀的美教書

六月八號。北大請願公使在北河沿該校寄三院講演時。突有年近五十之瘋婦闖入亂叫。場中秩序。稍有紊亂。後經巡警扶出。立即回復原狀。不意曉報傳聞失實。誤認爲該校某學生與該校某女生。吊膀動武。致女生有不平之鳴等語。刊在報端。該校學生見報後。以該報有意揑造事實。無理誣辱。評毀學生名譽。破壞國立大學。甚爲憤憤不平。現提出質問。要求該報於二十四小時爲明白答覆。茲將提出質問數條如下。（一）該報據聞云云。該報有何証據。從何得來。（二）該報說北大某生同校某女生云云。某生何人。某女生又何人。（三）雜婦年將五十。頗有神經病。故來亂叫。警察可証。該報有何証據。說是北大女生。有何証據說他是因吊膀而動武。（四）昨日本校同學在電話上質問該經理。該經理答稱係北大同學三數人來館報告云云。北大同學並無如此敗類。所謂北大同學三數人者何名云。

文苑

和[illegible]公夜座作即次原韻

六橋

色心不避河東斂才名不被江山掩肯向金臺逐貴游（羅隱詩韻隨鑾貴滯長安）懶吟火井輝浮燄（羅隱投錢塘元帥詩火井煙來燄始浮）問情賦欲廣潤明珍鏡願分芳鬢臉出泥歌聲疑泥耳詩邊常帶霓旌心力居然不枉拋人人傳誦新鉛　曲高所聽獻和音語險又聞破東膽空詩一字買堪貧金玉誰廿吾輩嘲拙拙聊效比紅吟弄鄭戲摹鳳自點明朝我亦學陶情只有男裝人尚欠倘成金屋貯蛾眉不羨玉關封燕領

題歸鄭詩史閣圖

沈觀

甲午春官試余偕同考丈并房商城張明珠矢共索懼失方聞士[illegible]有不刊作於時彼門中孫子最得力榜鳴文明堂聞之喜欲躍云此步江西衆中早轉角匪惟制與工實陟司農學未法逮中牛吾猶寶傳鉢二十餘年事俯仰一夢覺神龍失淵漸歸鶴認城郭荆凡幾存亡著書人如[illegible]綱羅泯熄餘風雅存大畧經生擅吟事咸同歸鄭莫部亭亭經巢取配詩史閣

同稚辛夢日聽鐘鼓[illegible]設書遇伏撲大武

拔可

吳[illegible]越謳爭春斷鼓聲起死五百年佳人出趙[illegible]燕[illegible]桴擊鼙鷺鷥鼎筵舞彩歌扇反以翩脫口巧作黃河懸低昂[illegible]捧致蹁躚琴瑟合奏雜鳴泉知如小海夜扣　又似河間工數錢百丈台城隋紙[illegible]捲入風葉隨[illegible]旋有耳待聽玉鐘連　然研斷蛟龍纏霎時事擬到師涓傾倒　陣箭稱便便說從赤壁火燭天劉郎怕踏江東船或忤橫槊或投鞭意歎瑜亮難兩全借箸指畫現山川三分鼎峙在眼前不須劍器神能傳虎賁之人無汝賢步搖一動一[illegible]娟燈影簾波照屋樣座上蕃狂誰最頭叨逢目色暗流涎賞音謬託然不然已爲腐儒破貪睡（夢且睡熟而覺）此是風蟬蟲骨仙未許老奴浪相憐曲終坊陌草如烟香車歸去戶限穿衆中着我堪側　肩詰朝　再約尋花鈿

和王滌齋移居原韻

夔文

一笑泮生等繫[illegible]弄尹家在水雲場[illegible]書鵲子由孤碩笑客揚雲作解嘲京邸故人同草露江南鄉訊憶梅稍可憐擾擾甲成敗只在飛蚊睫上巢

石田圖詠竹根移[illegible]得茶陵數首詩間插雲英來北[illegible]好栽黃菊補東籬開軒舊雨傾杯酒袖手長安看奕棋老去[illegible]鬚豪氣盡西南風起莫相疑

筆記

湫香閣筆記（續）

湫香

自治之鑑賊

王璟斯紹人其先世以刑名起家遂稱巨富璟生性聰慧於經史子集諸書讀即能了解惟不善生計常借貸賭博狂擲賭觀金錢霧如也未逾年而財產已耗去什之八九親友中有以言規勸者彼輒曰吾祖宗所遺留者豈不能物耳自身而[illegible]之應所以消先人之罪孽免不孝我[illegible]孝子慈孫又[illegible]責備何耶人知其無可理喻亦不過謂日復一日賣鄉中乃時有璟之口碑[illegible]不[illegible]起飢腹當鳴大好英雄到此亦無由用武況璟則平時[illegible]恒[illegible]一日無米食炊何以解臟神之厄貧窮者是可矣亦復可憐然而富貴逼人固日出人意料者今浙省人吏厲行自治命各[illegible]保送自治學員入省垣速成講習所肄業員將來創[illegible]自治地步紹邑[illegible]璟之分執業平普也[illegible]憐其貧竭力運動始代璟謀一保發之資格璟行時召之來前曰吾與汝鈔交誼素厚不忍汝流爲乞學[illegible]以自治學員畀汝汝其痛改前非者自光大門庭之一日否則恐無人再拔汝於幽獄矣言畢于席底中取出鈔票數十元給作旅費璟曰時惟有感激涕零不自知其言之何由出也晉省潛心學問他無所紛不忍日[illegible]而儕等文憑已入於璟之行篋可謂戴璟[illegible]可喜戴璟也夫